

午4

221

痘疹空論

上

二年

近仁藏



偏者堯舜參牟子者未聞面以疾而
易美惡者也今孩幼之以痘而易美
惡者多矣則三代時無痘明矣自宋
元以來劉守真錢仲陽張潔古王海
藏朱丹溪之徒始見於方書朱氏後
出力闢諸家膠執痘屬心火之說其
為貽涼溫攻補不拘一法其自為論
數篇皆精微切當而胎毒蘊于命門

一語則尤破的之論也蓋朱氏之學
實本於清江聶氏聶氏名尚恒明萬
歷間人曾尹汀之寧化所著活幼心
法板度閩運使庫故其書初不大顯
幸得朱氏尊信之為之盡發其覆而
又益以已所心得于是世之為小兒
醫者乃今而後知有聶氏之傳相與
講明而代守之則孩幼之獲全者廣

矣其功豈不偉哉至其所云馬伏波
征武溪蠻病痘而卒從此毒纏中國
則未攷史之過也按後漢書馬援傳
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則援
之死由暑疫烏得强以痘實之以重
誣古人哉吾觀宋範文志洎晁昭德
鄭夾漈所錄小兒諸方書當有論痘
疹所始者惜久而皆佚則朱氏所徵

引或轉以滋學者之疑故附辨焉因
廣陵同人重梓以廣其傳余僭序其
端云

乾隆三十有四年歲在己丑日在柳
雲間沈大成撰



痘疹定論自序

痘疹者何。原於胎毒。感於時氣發出而爲痘與。疹之證也。定論者何。前此之論未定。而今日始定之也。何言乎。前此之論未定。而今日始定之。必有說也。前此言胎毒有因慾火之所致。有因恣食厚味。辛熱炙燭之所由。有因降生之頃。口中含有穢血。未得取出。嚥下入胃之所自也。殊不知皆非確論。與理不相入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始者氣之始也。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生者形之成也。夫人之有生受氣於

父成形於母則胎毒亦隨之。而根於陽施陰受之始。豈待成胎之後。慾火不忌。厚味不節。降生之頃。嘸其穢血。而後有是毒耶。前此又言胎毒藏於五臟。故有痘出五臟。疹出六腑之說。殊不知陽施陰受之始。成其胎元。先有命門。則胎毒必隨其氣化而藏於命門。真且確矣。自命門之陽動。陰靜而生水火。木金土。夫天一生水。生腎也。地二生火。生心也。天三生木。生肝也。地四生金。生肺也。天五生土。生脾也。此皆逐日逐月。漸次生成。及胎成五月之後。而五臟六腑始有定

形豈命門所藏之胎毒至此又將陰毒遷移於五臟而爲痘復又將陽毒轉移於六腑而爲疹。不惟無此事。并且無此理。然命門體也。五臟用也。六腑又五臟之用也。胎毒藏於命門所藏者陰陽之氣也。陰陽之氣藏於命門至深至密。形氣俱混必賴五臟六腑傳送時令之氣透入命門感痘之氣而爲痘。感疹之氣而爲疹。他如幼科雜病命門不相干涉。因以知五臟六腑爲命門之用也。前此言惟腎無候。又曰變黑歸腎。何言之不合於理。殊不知五臟相須而成缺。一不

可也痘中之漿血所化也。血非水不生。旣藉腎
中之水以生血。烏可曰惟腎無候。至於變黑。毒
火燥爍。變其色也。豈歸腎之謂乎。前此言胎毒
重則出痘。與疹必逆。殊不知胎毒有順而無逆。
猶人之性有善而無惡。然人之爲惡氣稟習俗
之所移。痘疹之爲逆。時令濁氣之所變。稍能明
乎陰陽氣化鼓舞兩間。其中有清濁邪正之分。
乘其清正之氣。得清正之痘癧。種出順症之痘。
歷歷有驗。則知胎毒之所以爲痘。止有順而無
逆。疹雖無癥可種。然得其清正之氣。亦趨於順。

予經今五十餘年以種痘深得胎毒細微之理
并透徹胎毒純粹之精有順無逆決無虛謬前
此之名家業是科者代不之賢而論証用藥不
偏於寒則偏於熱惟清江聶久吾諱尚恒者生
於隆慶末年著有活幼心法論痘與疹極其詳
切有據訂方用藥極其中正無差予乃遵其成
規發其蘊奧補前哲之所未詳刪方書之所不合
然此痘疹定論稿雖草創於康熙二十年以
前尚未全備適值

欽差內務府廣儲司郎中徐公諱廷弼者奉

旨來饒製造御器特到江省傳

皇上旨意命江西督撫考選種痘。并明於醫藥調理者兩人。有江省督糧道李公諱。月柱。凡各屬呈送到來醫家。不知凡幾。李公問醫等痘疹始於何時。胎毒藏於何處。種痘自何人立法。痘書以何人爲的。議論以何人爲當。辨別以何人爲詳。痘有虛實寒熱。藥有補瀉溫涼。方有君臣佐使。治有標本。先後畧晰明白。方合吾邇獨於儕衆之中挑選。予與陳添祥二人。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自江省起程。八月十四日到京。次年

奉

旨選種試苗俱皆全愈然後奉

旨在大內遇喜處種痘復又差往邊外名蒙古地方歷歷俱獲全愈因此身歷邊境南北之水土強弱貴賤之元氣虛實一一判然於中在京二十六年又經見自出之痘內有怪症變症前此所未見者又添一番見解於此分晰臚列始爲全備茲蓋恭逢

皇帝陛下

御極五十二載天元花甲初週實乃萬壽無疆之

期歡騰中外慶溢臣工車書一統海宇昇平時
和年豐民安物阜予叨

皇恩較之諸醫

特恩有加無已賜予居址授爵御醫靜夜自思年將
老朽無以仰報

高厚隆恩謹將心得之餘分別條例極其明白著
爲痘疹定論刊刻流傳將有得是論而熟讀之
異日應

詔上爲

聖子

神孫

公主

郡主種痘。種苗有一定之成規。調理有萬全之法。則不爲淺見狹識所搖惑。亦可以補助國家萬年無疆之福矣。更有高明鑒聞。必再加討論修飾。以補未備。是乃予之深願。而期望於後此之同志者。寧有旣耶。般生於江右新建年近八旬。定論之內。未免辨別是非。言辭激切。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廣後學之見聞。未必無所資助。是爲之序。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春三月上浣之吉太醫院

御醫豫章朱純嘏玉堂氏謹識



後跋

大哉定論之書也探頤索隱鉤深致遠難以言語形容者而先生發前人之所未發特揭而指示之其辭文其理當其事直而中其比類也雜而不越其辨別也顯而不晦其立準也簡而易其刪削其存留俱取正於聶氏不僅作痘疹之書而已當與性理大全互相參看曲禮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先生之定論非止立言已也澤被天下非德乎言垂後世非

功乎將見普天之下業幼科者得是書而熟讀之知胎毒藏於命門命門中之陰陽是痘與疹之胚胎胎毒之陰發出而爲痘胎毒之陽發出而爲疹直破千古似是而非之論故曰發前人之所未發由茲反覆玩味漸得著書立言之旨將必立誦家傳起赤子於襁褓之中其德與功豈淺鮮已哉

年家姍弟泰大岡牧伯氏頓首拜撰